



楠溪江站

温文尔雅苍坡村

□ 赵佩蓉

楠溪江，在雁荡诸峰和括苍山脉的包围中千回百转。在浙江省永嘉县腹地，溪流渐趋平缓，冲积成曲折宽阔的江湾，形成一片河谷平原。那些依水而筑的古村落，就散布在附近。

五代后周时期，福建长溪人李岑为了躲避战乱，拖家挈口，跋山涉水，至楠溪江上游一带，但见“山峰挺秀，涧水呈奇，人生其地者，皆慧而秀外，温文而尔雅”。于是，他们停下迁徙的脚步，辟地结庐，繁衍生息，并以苍墩为村名。后因避讳，改名苍坡。

苍坡的先民，是见了世面的，从村庄的建筑上可窥一斑。农耕时代，对自然的亲近和崇拜，是建筑学上朴素的审美观念，落在规划布局上，往往讲究“山环水抱必有气”的风水格局。借自然山水，融文房四宝，诠释耕读传家的理想。如今，走进苍坡的每一个人，仍为其缜密有序、精致贯通的布局叫绝。

苍坡是一个封闭式的村寨，背依笔架山，面临楠溪江。用鹅卵石块垒砌的寨墙院墙围成方形，护佑着村庄。村口有一座木牌楼，以大斗、小斗、托梁、挑檐组成，予人庄重古朴的感觉。上悬方正的匾额，书“苍坡溪门”四个大字。进入村口，须得跨过三级条石砌成的台阶。“三试阶”，鼓励村民通过府试、乡试、会试，以登天子堂。紧密连接“三试阶”的七级台

阶，长约20米，铭记李姓子孙因政绩显赫连升七级的荣耀。村民将这七级台阶，命名为“进士坦”。入村必经的小桥，由石条搭建而成，窄窄的，貌不惊人，寓意却深：五块大小匀称的拱形石条，似墨锭。一条长达300多米的鹅卵石主街，悠长如梦，牵引我们的目光迎向一排三座各自突起却相互联结的山峰。当地人称它们为笔街和笔架山。笔街两侧各有宽阔的方形莲池，似砚。西池用来日常洗涤，洗衣妇可以从掌间感受清水的抚摩。东池环绕宗祠、庙宇，传承着家族训导和对先祖的敬祀。村外的几千亩平畴则是一张巨大的宣纸，任由子孙落笔生辉。

一个走过千余年风雨的家族，一定会留下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。在望兄亭，我找到了答案。苍坡村东南角有亭，四面敞开，檐角飞翘，披檐舒缓，与方巷村的送第阁遥遥相望。关于这对亭阁，还有感人的故事。相传，苍坡李氏七世祖兄弟俩感情深厚，成年后另立门户，弟弟留守老宅，哥哥去方巷村开基立业。两人白天忙于劳作，晚上才有空面聊。一旦坐聊，话语不休，不知不觉便深了。哥哥执意送弟弟回家，弟弟免不了返送。如此往复，晨曦已初露。于是，兄弟俩约定：各自在村里造一座亭阁，平安到达自己的村庄后，便在亭阁上挂灯笼以报平安。

故事，讲述村民的内心憧憬。兄弟弟恭，这种笃爱和睦源自血缘，源自本性。北宋末年，苍坡李氏八世祖李霞溪的兄长奉命出征，战死在抗辽前线。李霞溪毅然辞官还乡，扛起照顾哥哥一家的重任，在东池中央筑水月堂寄托哀思。水月堂，屋脊灵动，四面有重檐。堂南端辟一小院，内挖小池，如明镜镶嵌，可鉴日月。

孝悌行于家，乃有仁爱施于人。楠溪江上多石步桥，村民聚石水中，以备涉溪。一步置一石墩为母钉，隔六七步另附一子钉，以便行人避让。那日，我空手过溪，于石钉上遇一挑担村民。老汉于几米之外止步谦让。我心生感激，停步道谢。老汉咧开双唇，缓缓说起李氏族范：行可步之上，男让女，长让幼。老汉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从先祖那儿继承的君子气质。

四通八达的青石路，将我们引向村庄深处。笔街两侧的民居极有特色，矮墙将宅院包围成严谨整齐的独立空间，偏有瓦松、蓬草不甘寂寞地探出石墙，以点滴葱茏，串联起若有若无的沟通。家家户户都有阔大的廊檐，檐下角落堆放一些农具。夏日迟缓的风，吹来妇人寥寥几句家常对话，方言口音浓重，我几乎听不懂。每一个院子，都有农妇在晒红豆、豇豆。竹筛搭在门前，也搁在矮墙上。我凑近去闻，经过阳光曝晒沉淀下来

瓯窑小镇“瓷”故事

□ 刘小方



工作的原因，近些年我每周都要从温州市区跨瓯江向北去永嘉县几次，也有幸看着杭温高铁温州北站一点一点建成。因为多年的文旅工作，我对瓯江、楠溪江沿岸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早已了然于胸。但若不是有专题会议相邀，我还真错过了眼皮底下这处新晋的网红打卡地——瓯窑小镇。

从杭温高铁温州北站向东，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坦头窑遗址”所在地——瓯窑小镇。小镇以遗址所在的龙下村为核心进行开发建设。这里地处楠溪江与瓯江交汇之处，向北上瓯越大桥就能看到温州古港的朔门码头，向南则能一头扎进“水秀、岩奇、瀑多、村古、滩林美”的楠溪江腹地。

前不久，我去参加“温州非遗主题沙龙”活动，会址就在瓯窑小镇。从温州北高速罗东出口向东，沿流水潺潺的罗溪向前，一侧是车流如织的绕城高速，一侧是连片的碧绿稻田。几分钟后进入小镇，车水马龙不再，视野逐渐开阔，但见山脉止落处延伸出大片深绿坡地，粉墙青瓦的屋舍分列

在阡陌纵横的水田旁侧。热浪消散的傍晚，这里荷风拂面，蛙鸣紫耳，是感受乡野趣味的好地方。

小镇以瓯窑为名，自然少不了与古瓷相关的景观。龙下村向东的山坳里，一座外立面灰白、造型似多个卷轴相连的建筑已经完工，那就是静候开门迎客的瓯窑博物馆。高低起伏的“卷轴”仿佛尚未打开的书，珍藏着瓯窑烧瓷的历史过往。自2017年考古发掘以来，龙下村已出土了种类丰富、数量繁多的瓷器，其中不仅有碗、壶、钵、碟等饮食器皿，也有罐、盂、粉盒、碾轮等实用器物。这些瓷器胎质细致，釉面晶莹，从类型上大体可以分为文房用品、生活用品和茶酒器物几类。

活动主持人介绍，考古工作者在龙下村一件出土匣钵上发现了“大中十一年（唐宣宗年号）”的纪年，在另一件瓷碗上发现了“官作碗”的清晰字迹，由此结合出土器物形制，将遗址定位为唐代晚期官窑。

唐代官窑的断代，瞬间激活了我的历史记忆。虽然两晋南北朝之际，温州就有了郭璞的筑城、王羲之的驻

守和谢灵运的歌咏，但因远离国家政治文化中心，至唐代时，温州仍相对落后。唐初孟浩然来温州看望老友，发出了“借问同舟客，何时到永嘉”的遥远感慨。唐末温州刺史张又新登临郡治旁的华盖山，便能“见尽江城数百家”。然而龙下村窑址的发现，一下子让我们看到唐末瓯江北岸燃起的制瓷之火。

温州古称“瓯”，史书记载说瓯越先民“断发文身，不火食者”。“不火食”即不吃熟食。但从字形上看，“瓯”字“区”“瓦”相连，本身就传递出温州先民抟土成坯、烧坯成陶成瓷和陶瓷烹食的历史信息。之前由于瓯窑出土数量少，外界相对陌生。随着龙下村唐代瓯窑窑址的发掘，2022年温州朔门古港数十吨瓯窑碎片的出土，瓯窑的地位才逐渐清晰起来。

瓯窑博物馆左侧，横躺着一座顺山势向上、长20多米的窑炉，这是当年考古发掘后在原址复原的。除了窑炉，瓷土坑、釉料缸、贮泥池等也都得到发掘，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瓯窑烧制现场。

的气味，暖热黏稠。“冬晒萝卜生姜夏晒豆。当季吃不完的，晒干，留待日后慢慢吃。”边上稍年轻的女子用普通话告诉我：“自己家种的，自己晒的，吃味好。”我承认，我有片刻的出神。这种熏染了岁月尘烟和农耕传统的生活方式，是时间非常充裕的旧年月里才有的细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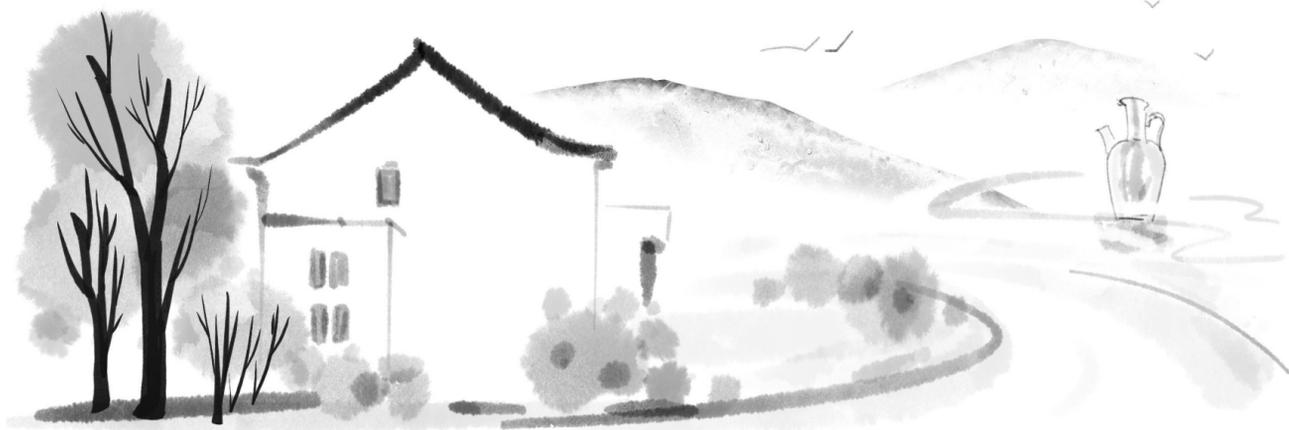
在一道旧拱门旁，遇到躺在手拉车上瞌睡的老人。他干枯得像一根干豆角。老人微眯着双眼，被我们的脚步惊动之后，略欠了欠身子，右手遮在前额，试探了阳光挂在马头墙上的高度，很快又垂下去，放心地潜入查看旧梦里。日子可以很慢很慢，这是他安静地与自然相处的方式，也是凭吊过住的方式。

绕完民居的东北边，算是到了村庄外围。天蓝得令人发晕，云朵像是撒开四蹄的白兔。一鉴方塘，水面并不辽阔，是狭长的区域。风吹涟漪，漾开细碎的下凹的弧面。岸上遍植杂树。最壮观的榕树，黑褐色的枝干苍凉，偏长出一树繁华，欹依倾斜，将万千枝叶披垂，绿荫连着绿荫，营造出“城中如火热，此地独清凉”的惬意。隔了水岸，便是一马平川的沃野。晚稻插下不久，秧苗随风起伏，形成明朗的线条。孤注一掷的青黛盘桓在水天之间，飘浮起流动的绿意。置身其间，好像观赏一部田园抒情短片。

行走在龙下村，稍细心就能发现地上的小瓷片。只需一个俯身，就可以与唐朝来一次跨越历史的握手。千余年前的无数个日夜里，这孔窑炉里燃烧着楠溪江沿岸干裂的松枝，映红了一张张或紧张或放松或快意或呆板的脸庞。那炉，那火，不仅在冬日里温暖了人们的身体，在夏日里驱赶着烦人的蚊虫，更燃烧着希望与美学，将脚下平平无奇的土变成了瓯窑青瓷，变成了千里万里之外人们使用、把玩和欣赏的美器。

站在村口平坦处，我似乎看到了当年新烧的青瓷整齐码放在这里。待顺风的日子，小帆船只需半小时，即可渡瓯江抵达朔门港。朔门港向北是明州（今宁波），那里有前往日本和朝鲜的商船；向南是泉州，那里有大量常年定居的阿拉伯商人。瓯江北岸一块再寻常不过的泥土，经历火与水的淬炼和输运，经历狂风暴雨、滔天海浪的洗礼，终于华丽转身，成为一件待价而沽的奢侈品。

瓯窑小镇，从“瓷”开始讲述温州的故事。



温州北站

龙湫宴坐

□ 张月悦



立秋既过，火热的8月在时序之下平添了一些秋意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就有在秋天登高望远的习俗，此时爬山，那是再适宜不过了。于是，我们一行人来到浙江省乐清市的雁荡山。

进入雁荡山景区，沿着蜿蜒的阶梯前行，眼前是连绵起伏的山峦，突然想起宋代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写道：“予观雁荡诸峰，皆峭拔险怪，上耸千尺。”雁荡山有着独特的地貌，以奇峰怪石和移步换景考验着人们的眼力和想象力。路上人很多，举着旗帜的导游用热得沙哑的声音和游客们互动：“大家向前走几步看看，是不是石头的形状就不一样了？大家猜一猜像什么？”游客们热情高涨，煞有其事，猜来猜去，却猜不出标准答案，最后只得听导游揭秘，方恍然大悟。

我三步并两步，超越了大队的人群，这才仔细观察起来。阳光穿透郁郁葱葱的树木，让山石的轮廓更加分明。它们形状奇特，姿态万千，或圆润如珠，或尖锐如刃，或平铺如镜，或堆叠如塔……每一座山峰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。看山与石，一定要静下心来，融于山中，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妙趣。它们的形状，能有什么标准答案呢？可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，也可以坚持看山是山的平实。

行路在山间，常有溪水叮咚，瀑流飞溅。林间的风窸窣掠过耳边，我听见了潺潺的流水声。循声而去，又在远处的路边看到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。溪水在山石间欢快地流淌，溅起一朵朵洁白的水花。我蹲下身子，伸手触摸凉水，一阵清凉瞬间传遍全身。溪流不深，可以看见水底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，游人们脱了鞋袜，玩水嬉戏。我坐在溪边的石头上拍照，山林与溪水翠绿如画，十分出片。悠悠然，我还瞧见几只蜻蜓在水面飞舞，时而点水，时而盘旋，可爱极了。

雁荡山瀑布众多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大龙湫瀑布。大龙湫瀑布有着“天下第一瀑”的美誉，从连云岫至下，落差达190米。还未走近，就听到水声如雷鸣，响彻天际，震耳欲聋。抬眼望去，只见一条白色的水练从高高的悬崖

上倾泻而下，我的大脑突然间卡顿，唯剩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这句诗。若说李白描绘庐山瀑布采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，如今在我看来，此句形容大龙湫瀑布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明代旅游大家徐霞客也曾在此写下“快看，有彩虹！”同伴惊叫道。阳光旖旎，落入水雾中，形成一道绚丽的彩虹，如梦如幻。

登上山顶，我坐在一方石上歇息。头顶万里晴空，蓝得透亮，朵朵白云如同棉花糖一般，悠闲地飘浮在山间，似乎伸手可触，又悄悄远去。秋日观云是古人的一大雅事，而我也静静地享受着。山里的时间变得缓慢，尘世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我想起了唐朝诗人贯休的诗句：“雁荡经行云漠漠，龙湫宴坐雨濛濛。”雁荡的云、龙湫的雨，皆是佳景，我的心沉醉在雁荡山的青山白云雨雾中，久久不能自拔……



温州南站

洞头海味

□ 颜士州



生于礁岩上，整个如倒伏的锅子，所以俗名“趴锅”。鲍鱼蛋白质丰富，是海味补品，经沸水脱壳后，再加各种佐料热炒，即可上席，香嫩可口。龟足，簇生于礁岩缝隙间，因形如海龟足而得名，竖立时颇似鸡冠。它经沸水煮熟后作冷盘，只要稍咬开突出部，壳即开裂，贝汁清甜，吸肉鲜嫩，是下酒的上品。群生于礁岩上的藤壶，有着像藤壶一样样的外壳。采来后，就酒或煮熟，滋味都极鲜。

洞头浅海张网作业生产的龙头鱼和虾姑，几乎四季皆有，价廉物美。虾姑又叫琴虾，个大肉厚且有红膏，是下酒好菜。不过，品尝时可得注意“艺术性”。此物俗称“满口红”，因带有裂纹的外壳，品尝者常会被扎破嘴唇。据说明朝时，朝廷要温州进贡大红虾，时任内阁首辅的温州人张璁为免却民劳，以琴虾代之，称此物为红虾中最大最好的品种，叫“满口红”。皇帝贪其美味，猛咬狠咽，结果唇破血流，果真成了“满口红”，遂下旨免贡。也不知是不是皇帝曾经品尝过的缘故，这种常常会使人“满口红”的海味，偏受到人们的喜爱。

在洞头旅游，品尝海味固然是首选，最有趣的，却莫过于滩头野炊。只要带几根稍长的铁条，拎几只尼龙袋，外出游玩时，一边观赏海景，一边留意礁岩缝隙间，那些小海螺、像珠螺、圆螺、水涨螺等，俯拾皆是，小龟足、小鲍鱼、小蟹也不少，倘若运气好，还能拾到些稀罕贝类。然后，垒几块石头，架上罐头铁筒当锅子，不出十分钟，就可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了。螺贝、蟹类本身都是五味俱全的，在清水中烧开后，无须加任何佐料，照样鲜美无比。这时，奏一支心爱的曲子，来一段熟悉的舞步，留几张踏浪的情影，你会觉得自己与大自然是如此贴近，如此融洽，真有点飘飘欲仙之感。

洞头的海味干货不少。旅游结束，选购一点干虾、明甫干、紫菜、虾皮，再捡几个贝壳回家，与亲人朋友一起品尝、观赏，回忆畅游海岛的情景，别有一番情趣。